

导 论

根据目前小学语文教育的现状，我认为小学语文是一个急需进行多方位改革、探索的学科，因此，面向小学语文教师的继续教育必须具有改革和创新意识。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是一张纸的两面，它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但是，在目前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普遍缺乏文学教育的理念和操作，而在阅读教学理论研究中，文学教育也被普遍忽视，可以说，这样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和理论都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完整性，甚至有买椟还珠之憾。文学教育本来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和小学语文教育理论的题中之义，它客观上的缺失，不仅使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教育变得片面，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小学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健全的人的品性的养成和创造力的培养。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下，在素质教育的时代召唤中，导入和强化文学教育这一理念和方法，已成了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一项当务之急。

一、什么是文学教育

在讨论什么是文学教育之前，有必要认清什么是文学。给文学下定义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根据一般的认识，可以将文学理解

为依靠形象的语言，借助想像力来表现人类在生存中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情感的作品。那么，文学与教育又发生怎样的联系呢？所谓教育，就是教育者面向受教育者，以促进其身体和精神上的发展为目的，在一定的期间内，用各种材料和方法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其开启心智，获得知识，健全体魄。文学作品正是教育的材料之一，在小学校教育中，它成为语文教育的材料。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材与其他教材（议论文、说明文）具有不同的性质，语文教育应该认清文学教材所具有的特质，并把这些特质作为自己的教育指向。

所谓文学教育，就是指在语文教育中，通过语文阅读教学，将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故事、小说、散文、古诗等文学样式所具有的教育价值转化为教育成果的一系列过程和行为。文学教育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指向：

1. 文学语言教育。文学教材的语言与其他教材（议论文、说明文）的语言以及日常生活用语不同，它具有多义性，其含义因读者的生活体验和想像力的不同而变得十分丰富。文学语言教育着眼于文学教材的语言的这一特质，通过弹性的、多义的阐释，养成学生对语言的丰富感受力和深入理解力。文学语言教育是文学教育的重要支柱。

2. 想像力的培养。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它所构筑的世界是超越实在的生活现实的第二现实，特别是幻想性文学教材如童话，将学生带入的是一个解放心灵的幻想空间。指导学生以语言为媒介，将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第二现实变成真实可感的形象的过程就是培养学生想像力的过程。学生在文学教材的阅读过程中得到培养的想像力将成为创造力的源泉。

3. 健全人性的养成。文学教育并不是仅止于外在语言形式的知识教育，而是在进行文学语言教育的同时，引导学生对文学教材的艺术形象所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使学生探

索和思考人生的诸问题，帮助学生实现心灵的成长。需要说明的是文学教育对学生思想、情操方面的影响与学校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具有不同的性质。文学教育通过体味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使学生感受到真正美的事物，或者体会到人的生活中的感动、悲伤、欢乐、痛苦等复杂的情感，从而自主地领悟人的生活真义。

二、文学教育的科学依据

文学教育这一概念既包含教育的内容，也体现为一种教育方法。作为教育方法的文学教育，一方面必须契合语文教育科学的本质，顺应语文教育科学的规律，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从根本而言，它生成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流动，其中，受教育者的身心状态及其发展规律具有更大的规定性。因此，文学教育又必须符合受教育者的心灵状态及其心智发展规律。

1. 文学教育与儿童文化相接续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应该成为主体，小学语文教育的一切理念和方法，都应该像地球围绕太阳转一样，围绕儿童来设立和展开。儿童这一存在对小学语文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具有本质的规定性。

教育必须考虑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连续性，忽视儿童成长的连续性，教育中就会出现揠苗助长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走向教育的反面。因此，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后者必须与前者进行自然、有机的衔接。

幼儿期是文学期，而儿童期是文学期的延续。儿童在本能上是一种缪斯性存在，儿童文化则是缪斯性文化。这种缪斯性文化主要表现为充满旺盛的想像力，具有诚挚的情感，怀着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儿童身上具有的这种文化特质，既是可贵的人性资源，又是儿童生命能力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因此小学语文教育既要保

护和进一步开发这一资源，也要充分利用这一动力。

小学语文文学教育就是与缪斯性的儿童文化相接续的理念和方法。小学语文教育如果舍弃文学教育，就必然使自己成为与儿童文化相冲突的教育。

2. 文学教育方法适应文学教材的要求和需要

语文教科书中的文学教材既然是文学教材，就与其他教材（说明文、议论文）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文学教材的阅读教学不能采用与其他教材相同的教学方法。充分尊重和认识文学教材的文学性是文学教材阅读教学的第一要义。文学的整体生命性、丰富的多义性、鲜活的感受性要求阅读教学不能对文学教材作机械的条分缕析，下非此不可的绝对结论和抽取干瘪、枯燥的概念。

解铃还需系铃人，文学教材的阅读教学只能采用文学的教育方法。

3. 文学教育是以兴趣为本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当以兴趣为本，这是教育理论所认定的一项原则。皮亚杰的学习认知理论所指出的完整的思想活动必须遵循的次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求知兴趣的唤起”。教育方法当以兴趣为本，这也是被教育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的一条规律。在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中，儿童自身的兴趣被完全抹杀。面对“四书”、“五经”、《三字经》等教材，儿童只能机械地背诵，并不能养成读书的能力。在清末，西方的儿童文学与现代教育思想和制度一起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的教育观念的变革。到了“五四”时期，在小学校里教师教儿童文学，学生学儿童文学形成了风气。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材并且成为中心，是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实质性革命，虽然二三十年代也有人反对所谓“鸟言兽语”，但是，儿童文学和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体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这样的历史过程的形成，显然是以兴趣为本的教育思想发生作用的结果。学生对儿童文学和文学的兴趣必须用文学教育的方法来巩固和发

展，以获得语文教育的最佳效果。

4. 文学教育切合小学儿童的思维特征和发展规律

幼儿的思维是感性的和审美的思维，而小学儿童在学校教育中虽然逐渐培养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这一能力正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所指出的，是处于“具体运演”阶段的。感性的形象思维依然是小学儿童思维的主要特征。凡事各有所序，对小学儿童而言，语文教育应该优先发展的是感性（形象）思维而不是理性（抽象）思维，这一顺序是不能颠倒的。人的理性官能最难培养，它必须以感性官能为根基。抽去感性能力的培养这一环节去发展理性能力，是“揠苗助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如卢梭所说，“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①。因此，文学教育正是不失时机抓住了培养和发展儿童感性能力的“节气”，同时也为下一步儿童理性能力的培养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5. 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相互依存

60年代，语文界提出“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的主张，强调要抓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这一主张至今对语文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这一主张的最大弊端是忽视甚至取消了语文教育理应肩负的人文教育的责任。

反对“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的文学教育理念当然以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为己任，但是，并不会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因为进行了人文教育就造成了语言教育的缺失。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同时语言又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学大师邦弗尼斯特肯定地说，语言不是一个工具，即不是人为创造的物体，“语言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没有制造语言”，“语言甚至传授着人的定义

^① [法] 卢梭：《爱弥儿》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 91 页。

本身’^①。如果文学以语言为材料，那么，这个语言材料已经充满了意义。语言与人的存在、意识、思想等是一张纸的两面，双方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文学教育的理念被实施到位的话，是不可能只触及人文教育而扔下语言教育的，就是说，当文学教育划开人文教育时，就会深深进入语言教育的层面。

三、文学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文学教育是小学语文教育的题中之义，它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首先，文学教育应该成为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理念。

根据统计，文学性教材约占小学语文教材的 85% 以上，构成了小学语文教材的主体。这种状况的形成，说明了文学作品在语文教育中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和珍贵的价值。如果说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理解语音、词汇、句法、修辞、语境和全篇作品的能力的话，那么，这种能力的培养应该在文学教育中进行，因为语言不能脱离文体而存在，文学教材中的语言离开了文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没有生命力。比如，一首儿歌中的“蓝天”一词与一篇散文中的“蓝天”一词在作品中的表现意义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语汇，就应该在文体把握下进行教学。再比如，引导学生理解一篇寓言的寓意时，与引导学生理解一篇童话的主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就不能完全一样，因为在表现思想时，寓言和童话采取的方式不同。如果讲授者没有文体方面的文学修养以及文体教学的意识的话，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文学教材中的语言是具体而特殊的语境下的语言，它们的意义超出了词典上的固定的含义。文学教材阅读教学中的语言

教育如果不是文学教育的话，就会造成买椟还珠的遗憾。

其次，文学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素质教育。

目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这样一种大的学校教育发展趋势，为文学教育理念的实施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机遇。反过来，文学教育的实施也将在语文教育这个位置上，为整个素质教育的开展推波助澜。

小学语文的文学教材虽然与文学作品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它仍然具有文学的基本属性，如果采用文学教育的方式的话，文学教材将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语言教育的工具，而是将语言教育与健全的人的养成紧密地融为一体。文学教育所发挥的素质教育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丰富、深化小学儿童对人生的体验和认识，培养健全的精神品质。儿童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人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儿童的心灵和品性。一颗粗糙、干涩的心灵是描绘不出美好的人生图景的，只有经过感受和同情润泽过的心灵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类愿望指向的生活。文学教育正如一道清泉，它在润泽和美化儿童心灵园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教育都难以比拟，不能取代的。

2. 培养儿童的想像力。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童年是培养、发展想像力的最佳时期，它有如农事的节气，是不能错过的。文学是以语言表现想像世界的艺术，在文学教育中，将语言转变成形象的过程就是想像力发挥作用的过程，而文学教材中的童话和寓言文体所表现的幻想世界对促进儿童的想像力的发展则具有更大的作用。文学教育培养的儿童的想像力是创造力的源泉。

3. 培养现代社会的“右脑”。如果把人类社会也看成一个大脑系统，则左脑社会和右脑社会分属不同的社会形态。科学知识属

于左脑社会，属于抽象（逻辑）思维，而文学艺术则属于右脑社会，属于形象（想像）思维。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科学，但是，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在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强大的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统治，涵藏着马尔库塞所说的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的危险。因此，人的艺术能力的发展问题就成了关系到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根本性课题。正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向儿童的文学教育有理由将自己的旗帜举得更高。

上编

“ 本能的繆斯 ” ：儿童研究

第一章

儿童 语文教育的主体

一、儿童 语文教育的主体

考察人类教育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教育思想和方法的每一次发展和变革都离不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欧洲中世纪，儿童教育被教会垄断，为儿童开办的学校都操纵在教会手中。教会宣称“一切真理都在圣经上面”，科学是宗教的奴仆“，尘世生活是来世生活的准备”，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并利用学校宣传无条件地服从、忍耐、节制、畏神等压抑人性的禁欲思想。在儿童教育方面，教会从基督教义的原罪观出发，认为儿童一出生就已带有原罪的印记，只能靠无情地抑制其欲望和使其服从父母及教会长老才能拯救儿童。教会学校在教育中无处不渗透宗教教义和神学思想。在道德方面，通过宗教“畏神”的教育，禁锢儿童自身的愿望；在知识方面，要求各门功课都为宗教服务，一个极端而典型的例子是算术教学把一些数字硬作神秘的解释：“1”是象征惟一的上帝，“2”意味着耶稣基督的两重人格（神性和人性），“3”是比喻神圣的三位一体，“4”是指四个福音传道者；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的是盲诵枯记；在教材使用上，几乎是非有宗教性质则不用。一言以蔽之，欧洲中世纪的儿童教育

是以束缚人性的成人宗教文化为重心，扼杀儿童心性的教育。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儿童教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发起的一场文化革命，资产阶级在这场反抗封建制度，反抗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的斗争中，提出了对于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的崇拜，并肯定了以“人”为中心，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又被称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世界观把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提高了人的地位，肯定了人生的价值。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和中世纪封建的教会的旧世界观相对立的。这种世界观对教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发展个性，培养生气勃勃、身体健壮、知识丰富、积极参加日常生活的人，以发展人格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人文主义教育对儿童本身的注意加强了，它不像中世纪教育那样蔑视儿童甚至折磨儿童，而是尊重儿童的人格，发展儿童的个性，培养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将儿童作为“人”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是，还不能就此说已经发现了儿童。在人类思想史、教育史上，真正发现儿童的火把是由法国思想家卢梭第一个点燃的。卢梭在他那部划时代的教育著作《爱弥儿》中振聋发聩地告诉人们要尊重童年：“我们对儿童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对他们的观念错了，所以愈走愈入歧途。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可是却不考虑孩子们按其能力可以学习到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而不想一想他还没有成人哩。”^①卢梭站在儿童的立场，主张儿童的独立性：“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

[法]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页。

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①基于对儿童心性的洞察，卢梭提出了消极教育的方法。他在《爱弥儿》中主张，不能因为考虑将来，而以文字和知识的灌输来限制儿童的自由，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身上具有的生长力和行动力。卢梭的消极教育法否定了早期对儿童进行大量知识灌输的做法，认为在儿童时代，与用文字进行教育的方法相比，让儿童在游戏中获得各种经验，以口语为媒介，于不知不觉间将关于事物的知识注入儿童的心中这种方法更符合儿童的天性，因而也更为科学。发现儿童的卢梭提倡自然人的教育，他指出，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使人的各种自然感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或者说是使人贴近他的自然感性状态：“自然所希望的，是要儿童变为成人以前，先成为儿童。”卢梭看到了完善儿童的自然感性在人的整个成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任何对自然感性的压抑和破坏都会使人失去存在的完整性。卢梭认为，这种对儿童自然感性的压抑和破坏来自理性：“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是最时髦不过了；然而在我看来，它虽然是那样时髦，但远远不能说明它是可靠的；就我来说，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到许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②

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的革命性儿童教育思想，在其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对世界教育思想史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迷人的魅力。

被称为“幼儿园之父”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与《爱弥儿》是如影随形。福禄培尔认为，人自出生起，在

[法]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 9 页。

[法]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 89 页。

其内部就存在着既完美又善良的东西，尽管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存在，因此，人的发展就是这种内在的完美和善良的东西的萌发，人的教育就是助长这种萌发。据此，福禄培尔说出了他的理论中的一句名言：“教育、教学或训练，在其根本上或是最初的根本特征上，必然是被动的、引导性的，而决非是命令式、戒律式或强制性的。”^①

如果说福禄培尔的引导或被动式的教育原则已经具有儿童中心主义意味的话，那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则确立了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杜威明白宣告儿童是教育的中心。杜威反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视教师、教材为教育的中心做法：“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当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社会的需要如何。……现在晓得这种办法是不对了。其改革的方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②，教育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③。杜威认为，儿童中心主义的提出，是教育上的一场大革命，可以同当年哥白尼把太阳当作天体的中心这一天文学上的革命相比。他说，现在“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而组织起来”^④。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提出并施行之后，有如惊涛拍岸，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巨大而广泛的反响。

① 转引自《世界幼儿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8 页。

② 转引自罗炳之编著：《外国教育史》（下），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6 页至 267 页。

③ 转引自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 页。

④ 转引自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 页。

意大利教育家蒙太梭利根据她对儿童的直觉观察发展了一套新的教育思想。她的“儿童之家”及其教育法的影响结果是出现了世界规模的蒙太梭利运动。蒙太梭利的理论与卢梭和福禄培尔的思想一脉相承。她指出：在教育中，“成人必须认识到，他仅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他应竭尽全力地去理解儿童，支持和帮助儿童发展其生命，这应成为母亲和教师的奋斗目标。如果需要帮助而得以发展的是儿童的个性，而儿童的个性较弱，成人的个性较强，因此成人就必须抑制自己，不要对儿童好为人师，而要以能够理解和追随儿童的成长为荣”^①。在蒙太梭利的“儿童之家”，儿童成了教育的主体。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开始重视儿童教育，并且儿童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但是，在清末民初之前，中国的儿童教育一直是以成人本位的教育。千百年来，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经典被儿童教育实施者奉为圭臬。在“四书”、“五经”这些深奥的儒学典籍面前，学童的境况可想而知。将“四书”、“五经”作为儿童的教科书，这清楚地表明成人教育者持着的是将儿童视为“缩小的成人”这一成人本位的儿童观。这种不理解儿童自身的心理发展特点和教育需求的蒙昧儿童观，在选择发蒙识字教材时也会出来作祟。比如，在封建社会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三字经》，开首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种深奥难解的教条式语句。封建的儿童教育不仅使用的教材扼杀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大逆于儿童心性的盲诵枯记。对中国古代的儿童教育，郑振铎曾这样评价：“以养成顺民或忠臣孝子为目的，而以注入式的教育方法为一成不变的方法。对于儿童，旧式的教育家视之无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

^① [意]蒙太梭利：《童年期的秘密》，转引自[美]波拉·波尔克·里拉德：《现代幼儿教育法》，明天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于成人的，不过程度略略浅些而已”，“他们根本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于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他们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全都在这个儿童时代具体而微的给了他们了；从天文、历史以至传统的伦理观念，无不很完整的给了出来”，“如果把科举未废止以前的儿童读物作一番检讨，我们便知道中国旧式的教育，简直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玩意儿”^①。

从清末开始，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和制度传入中国。到了民初，新式学校取代了旧式私塾。“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传入给学校教材带来了根本性革命，而杜威在中国长达两年之久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教，则给成人本位的传统教育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随着复古逆流的回潮，以儿童为教育重心的现代教育思想并没有在教育现场得到广泛的实施。50年代极“左”思潮批判杜威的弟子和追随者胡适时，儿童中心主义也只能望风而逃。文化浩劫的“文革”给学校教育留下的是一片狼藉。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涌入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再度给中国的教育注入了生机，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趋势下，想以儿童为教育重心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在中国，作为被教育者的儿童要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还有坎坷艰难的路要走。

二、儿童研究先于语文教育研究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才走上教师工作岗位的，作为教师，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继续教育。在今天，合格的语文教师应该是语文教育的研究者。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美丽的阿里阿德涅公主送

^①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原载《文学》第7卷第1号，1936年7月1日。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给勇士忒修斯一只会滚动的线团，这只线团引导忒修斯通过多歧而混乱的路进入迷宫，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然后，忒修斯又由线团引导从迷宫中走出。这个神话故事具有原型的意味，它表现了在人类文化尚未发达到对外物和自我有较高把握力的时代，人类对方法的理解和渴求。在古希腊语言里，“方法”这一概念是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遵循某一道路”，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直观的方法观念。

如果教师要抵达语文教育科学殿堂的话，该从谁那里得到那只只会滚动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呢？答案只有一个：从儿童的手中。但是，教师走向儿童心灵世界之路并不像教育现场的物理距离那样近在咫尺。作为教育者的成人毕竟离开儿童世界已久，将成人与儿童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过去时童年的回忆和对现在时童年的观察。心灵是个极其微妙、复杂的世界，我们成人对自己眼前的内心世界尚且难以把握，何况是遥远的回忆和他人的童年。在人类认识自身的路途上，对儿童的发现之所以姗姗来迟，就是因为读解儿童的心灵是一门至难的大学问。但是，作为个体的我们，放弃揭示儿童独有的心灵世界的努力，无异于一开始便拒绝走进语文教育的大门。

对儿童的研究先于对语文教育的研究，儿童研究是语文教育研究的原点和基石。在儿童研究方面，尽管相对而言还不是很丰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前人那里接受到许多宝贵的财产。这些财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儿童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儿童的心理生理过程与成人的差异，从出生到青春期结束的心理生理发展方式以及儿童之间的心理功能差异。作为一门建立在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学科，儿童心理学在现代才成立。1840年，达尔文开始坚持逐日记录他自己的一个孩子的发育情况。W. T. 普赖尔做了与此